



朱仲禄先生的著述。



朱仲禄先生一生痴迷于花儿的演唱、传承和研究。

□ 苍海平

用优秀的文艺作品回报新时代

在夏日青海的草原上、河谷间、田野中散发着嘹亮宽广、悠扬绵长的山歌牧歌，汉族小调、藏族拉伊、土族安昭、回族宴席曲、河湟花儿、蒙古族长调、悠扬高亢、精彩纷呈，时不时还能听到劳动号子，看见歌舞相谐的锅庄、街头巷尾的社火……可以说，青海这个多民族聚居区是艺术的宝库。

就青海花儿而论，明代儒学高弘在《古鄙行吟》诗中道：“青柳垂丝夹野塘，农夫村女锄田忙。轻鞭一挥芳径去，漫闻花儿断续长。”到今天青海民歌的花繁叶茂，离不开历代文艺工作者和民歌爱好者的辛勤劳动！

从重庆青木关音乐学院毕业的作曲家王云阶搜集、由石殿峰改编填词的《四季歌》到“西北民歌之父”王洛宾的《在那遥远的地方》；从张亚雄的《花儿集》、萌竹的《青海花儿新论》、朱丁填词的《金瓶似的小山》、陈毅通的《青海民歌搜集经验点滴》、朱仲禄的《花儿选》（整理）、华恩的《青海民间歌曲集》（整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青海花儿曲选》、刘凯的《青海民歌探宝》、赵宗福的《花儿通论》、张谷密的《西海乐论》、刘凯的《西部花儿散论》到今天青海花儿会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等，青海花儿的传承人才辈出，理论研究硕果累累。

在青海音乐史上，朱仲禄先生在学习、传承、研究、创作和创新方面的巨大成就，人人皆知。朱仲禄先生是青海同仁人，他从小爱唱花儿，钻研花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青年时期就在西北地区的花儿会上享有盛誉。

朱仲禄先生有很多个第一。1952年，他在电影《太阳照亮了红石沟》中配唱了三首花儿，这是青海花儿第一次被搬上银幕，让花儿这个民间有演唱禁忌的“下里巴人”成为全国人民家喻户晓的“阳春白雪”。1953年，他作为西北地区的文艺家代表，第一次在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演唱花儿。中国唱片出版社刻录并发行了他演唱的花儿《上去个高山望平川》和酒曲《尕老汉》，这是第一张花儿唱片。他也是第一个让花儿登上中央音乐学院的讲坛的歌唱家。1954年，他最早搜集整理并出版了《花儿选》。1956年，他与作曲家吕冰、舞蹈家章新民等人创作了歌舞《花儿与少年》，第一次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专业音乐舞蹈汇演。1957年，朱仲禄作为花儿歌唱家代表，第一次参加了在莫斯科举办的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

2007年，中国唱片公司出品了朱仲禄专辑唱片《西北“花儿”王》，荣获了青海花儿的首张中国“金唱片”奖，他是中国当之无愧的“花儿王”。著名歌唱家胡松华曾到西宁专程拜访朱仲禄先生，并邀请他一同采风、研究和探讨中国民歌。

在青海音乐界，朱仲禄先生是大师级的人物，他淡泊明志，在花儿搜集、整理、传承、研究和创作的道路上，一丝不苟，兢兢业业，用开拓进取的敬业精神、专心致志，最终成就了他辉煌璀璨的艺术人生。

在青海这片民间音乐的富矿区，先辈们前赴后继，为青海音乐事业开辟了一条文化自信的道路，我们要加强对青海本土音乐、少数民族音乐和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认知、传承、研究和创新，用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创作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优秀作品，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艺术作品，讲好河湟故事，讲好青海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朱仲禄先生故居。

(本版图片由青海省音乐家协会提供)

编者的话

“花儿”是青海民族民间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大西北之魂”“活着的《诗经》”，是古往今来大西北多民族音乐交响的结晶。“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是由不得个家；刀刀拿来头割下，不死还是这个唱法。”诠释了青海乃至西北地区群众对花儿的喜爱。

在传承和弘扬花儿的道路上，青海籍歌唱艺术家、“花儿王”朱仲禄先生厥功至伟，他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花儿艺术，为花儿发展开拓了一片广阔的天地。2月22日，是朱仲禄先生的诞辰，为此，本期“文化”特辟专版，约请我省音乐家、评论家撰文，在怀念朱仲禄先生的同时，一起感悟花儿艺术的魅力。

□ 李国顺

承先生艺术风范 做时代文化楷模

朱仲禄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花儿歌唱艺术家，中国“花儿王”，花儿研究学者。1922年2月22日，朱仲禄出生于青海省同仁县保安堡（今保安镇）永安村，2007年12月22日逝世于青海西宁家中，享年86岁。朱仲禄先生对花儿艺术作出过巨大的历史贡献，从他的人生履历和艺术成就上看，他是一个集演唱、创作、研究于一身的“花儿人”，是花儿艺术的杰出代表。在朱仲禄先生诞辰之际撰文追思，不仅是对先生艺术人生的再次回放，重要的是从先生艺术成就中得到启示，在新时代更好地树立起文化自信，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讲好青海故事。

朱仲禄先生作为杰出的花儿歌唱艺术家，幼年时代的家庭生活环境和音乐文化生态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朱仲禄12岁上私塾，17岁考入王洛宾担任音乐老师的西宁昆仑中学。自幼受到父亲“唱把式”朱瑞的教导和影响喜欢上花儿，并开始收集抄录花儿。五十年时光，他的《少年簿》从400多首达到了6000多首。由于青海大地上盛开的花儿艺术生态的养育，由于根深蒂固的传统音乐文化的熏陶，朱仲禄成为了父辈们花儿艺术的传承人，并且使花儿艺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朱仲禄先生作为中国“花儿王”和花儿研究学者，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走上了为人民演唱、为人民书写的道路。穷尽一生的不懈钻研，丰富的花儿艺术创作、演出和教学实践使他终成大器，达到了花儿艺术事业的巅峰。1950年以来，他先后在西北艺术团、甘肃省歌舞团、青海省群众艺术馆任演员、创作员。曾任青海省音乐家协会第二任副主席、青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第三任副主席、青海花儿研究学会第一届会长。

朱仲禄先生一生曲折，对花儿艺术的追求广泛而丰富。1962年，他受邀与上海声乐研究所林俊卿先生进行了近一年的民族唱法发声机制研究；1970年，在尕玛沟为生产队放羊和护林，每天在山野里唱花儿，唱成了民间“花儿王”；1978年，被安排到省群艺馆工作，参加各种花儿会，受到群众热烈欢迎；1979年受邀参加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全国少数民族民间歌手、诗人座谈会”“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届代表大会”；1981年，参与创办了西宁地区“凤凰山踏歌花儿会”；1983年，接受中国艺术研究所乔建中等专家的专程采访，并应邀到北京音乐研究所进行资料录音，先后出版《朱仲禄演唱专辑》《朱仲禄演唱花儿》《宴席曲》等大量音像资料。

朱仲禄先生终生致力于花儿的演唱、创作、研究和教学，除了《花儿选》，先生在82岁高龄时还出版了花儿专著《爱情花儿》。朱仲禄一生的创作有反映生动的民间生活和民俗文化情景的花儿唱词《秤与心》，具有朴素浪漫主义情怀的长篇花儿对唱《唱翻阎王殿》等60余首，用花儿音乐素材创作的《春夜里绕田靠亮星》《爷爷孙子卖黄瓜》等歌曲20余首，花儿学术论文《花儿“少年”之争可以休矣》《花儿曲令的沿革与变迁》等30余篇，随笔、自传文学、评论等20余篇，花儿体诗歌等20余首，共计150余篇。给后世留下了《上去个高山望平川》的绝唱，《花儿与少年》的经典。朱仲禄先生非常注重花儿的传承，培养了“花儿王子”马俊、张存秀、索南孙斌等新一代国内优秀的花儿歌手。2007年，朱仲禄先生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称号。

纵览朱仲禄先生的艺术生命史，他是一个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花儿艺术家，他的成就不仅得益于他本人的自然天赋，得益于他对花儿艺术的永恒热爱，得益于青海大地花儿艺术丰厚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更得益于国家对民间文艺的重视和弘扬。

在当前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的大好形势下，时代需要新的花儿艺术大师的出现，我们的文化事业一定会走向新的高度和辉煌。

□ 贾一心

花儿——生命本真的表现

对于生活在西部地区的诸多民族来说，花儿是他们再熟悉不过的了。时至今日，人们对花儿的挚爱并不亚于对流行歌曲的追捧。在花儿高亢宽广与缠绵婉转的旋律中，人们停伫于山涧，徜徉于田野，你来我往，我问你答，以至于流连忘返，久久不能忘怀。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不同民族的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对这种生于野外，长于民间的草根艺术，发痴发狂？

为探究其魅力所在，笔者翻阅、研习朱仲禄、许英国、朱刚、赵宗福等前辈、大家学者的著述，查找相关资料，亲历一些花儿现场，和唱把式促膝交谈。朱仲禄先生作为老一辈艺术家，为传承、弘扬花儿艺术倾注了一生心血、殚精竭虑；赵宗福先生的《花儿通论》论述精道、高屋建瓴。在前人的肩膀上，习有所察、见有所感、闻有所历，终于明白花儿为何经久不衰、绵延广布。原来，花儿是从心底流淌的歌，是生命不息的表现。真是，古今同唱桑林曲，情深意长花自开。

“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是（应该是‘时’字）由不得个家；刀刀拿来头割下，不死还是这个唱法。”对于这首花儿，有的学者把它当作是人民群众对现实的反抗；有的学者把它当作是爱情的宣言。虽然结论不一，但他们的判断却出自同一个前提、同一个认识，即花儿所表达的内容是真实的。这种真实和我们通常所理解、所说的艺术真实是完全不同的。这种真实是“心之忧矣，歌且谣”的真实；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真实；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真实；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真实，是“真诗乃在民间”的真实！

让我们看一段民俗学家的田野描述：“爱情歌是男女青年赶来时演唱的一类歌曲，布依语为‘温友’。关于爱情歌，当地人精彩地描述道：‘郎一杆，你一针，好比花线对花针，哥是花针朝前走，妹是花线后头跟。’”这段描述，不仅仅是月亮河布依族同

□ 辛秉文

朱仲禄艺术作品的叙事策略与技巧

高天厚土的大美青海，雪山林立、河流纵横、湖泊众多，有着一望无际的草原，成群的牛羊，大片的庄稼地，阡陌交错，屋舍俨然，巍巍昆仑的子孙们传唱着数千年的歌谣。从翩翩而舞的彩陶纹盆到欢腾热烈的藏族锅庄，从辽阔冗长的拉伊到吉祥的酒歌，从高亢嘹亮的花儿到载歌载舞的社火，从田间地头到苍茫原野，都有贴近乡土的声音，流传着数百年的艺术。

对于朱仲禄先生的艺术人生、理论成果和演唱作品，社会共知。朱仲禄先生在西北花儿的挖掘、传承、研究和创作方面有很多个第一。他让民间有演唱禁忌的花儿在“凡俗”中“脱俗”，让青年男女偷偷摸摸的“悄悄唱”“背后唱”走向公众视野，让个体引领的民间音乐成为社会群体认知文化。

时至今日，青海花儿不论是从民间传承和传播途径方面，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青海花儿已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些历史成果，离不开著名的“花儿王”朱仲禄先生。

朱仲禄先生缘何达到如此造诣和高度？我们从《花儿与少年》《上去个高山望平川》和《下四川》叙事策略中的现实思维和共情共鸣的叙事技巧中，追寻朱老对花儿的解读，诠释其人文语境中的演唱风格。

胞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国大地上诸多民族的真实反映。藏族人民也说：“蜜蜂和鲜花相爱，春风就是媒人，青年和姑娘相爱，山歌就是媒人。”

不用我们去探讨歌谣在社会中有哪些功能，不用我们说明歌谣如何影响民众，仅站在人类自身繁衍、发展的角度上，我们就可以说：没有山歌，就没有生活。既然自身的生产都是以歌舞为前提、为条件的，那么，保证人民的生存的物质生产，又如何？

瑶族歌手这样唱道：“瑶家姐妹爱唱歌，唱起山歌好做活；春天播下百样种，收成几多歌几多。”歌声伴随着劳动，劳动催发了歌声。歌声与劳动之间似乎存在着巫术般的感应。花儿里也有这样唱的：“艳艳姑娘草在地边，银锄儿闪，花儿声唤醒了麦田，麦苗儿高兴得往上蹿，巧手儿千，织一副五彩的锦缎。”

上述民歌不但印证了民歌对生产劳动和心理补偿的巨大作用，而且进一步提示我们文学是三月春雨、五月的和风、七月的太阳、九月的溪水、是涌出的泉水、是火塘的红炭……总之，是与劳动人民的生存紧密相关的自然万物。所以，他们说：“不种田无法把命来养活，不唱山歌日子怎么过？饭养身子歌养心，活路要做也要唱山歌。”朴素的话语一语中的道出了艺术与生命存在及发展的本质。

虽然花儿咏唱的兴衰强弱，没有发展成为西北人民择偶的标准，但它表现出来的艺术——生命化特征则更加直白和鲜明。在民间传唱的花儿曲令中，如“尕肉儿令”“大眼睛令”“乖嘴儿令”“大身材令”“阿哥的肉白牡丹令”等等。这些曲令都是以人或人的机体来命名的。这种“身体化”的命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花儿这种民间艺术形式为民众所喜爱的程度。不仅如此，西北诸民族也认为：“河里的鱼娃离不开水，没水时阿么价活哩；花儿是阿哥的护心油，不唱时阿么价过

哩。”的确，花儿就像生命生存所需要的物质一样，没有它，人的生命似乎就会失去某些精彩。

通过以上事例，我们可以认为，对于广大的民众而言，在他们的视野和意识中，从来就没有将歌谣之类的民间艺术悬置在生活之外，而是作为他们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生命须臾不可分离的。既然花儿类的民间歌谣是民众生命的有机体，那么歌谣自然就是生命本真的表现。

“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是由不得个家。刀刀拿来头割下，不死还是这个唱法。”对于这首“花儿”笔者以为如果抛开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把它作为封闭的独立体，站在诗学的场域，以艺术心理学的视角去解读，更能显示民间立场的诗学价值和印证花儿类民间歌谣的本真天籁。

“花儿本是心上的话”。此句是说花儿作为民间的一种艺术形式，是人的内心世界的外在表现。从字面看，歌者在这里所要强调的并不是“话”，而是“话”的来源与产生，即“话”在根源上、根基上原本就是“心”的呈现，是真情实感的流露，也就是有什么样的心就有什么样的话。

“不唱是由不得个家”。这句是承接上句而言，进一步强调花儿的传唱不是由个体所决定的，真正决定唱与不唱的是触景生情的情感，是情之所至的结果。

最后两句，是说无论是在何种强大的外在逼迫下，即使献出生命也不改变花儿传唱的传统。“唱法”，既可理解为花儿演唱的方式、技巧等，也可理解为“做法”。根据全文，笔者认为此句当是与第一句属前后呼应的关系，因此，所谓的“唱法”当指花儿纯真、朴野、天籁的本色话语。

总之，花儿这一民间艺术形式，由于歌者与生活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缘”关系，从而使花儿成为天籁之音，代代相传，永不停息！

多重关系的重要汇集地，脚户哥是养家糊口的需要，承担着茶马互市中的商贸流通。歌词中的“三溜儿山”“西宁的脚户哥下来了，碾伯的金鸡娃叫了”是早期青海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反映。

“词为乐心，声为乐体”，这是歌曲的主题、境界和灵魂。这几首花儿都属于高腔山歌，高亢悠长的花儿中多用衬句拖腔，旋律起伏大，高音区多用假声演唱，这是青海乃至西北地区的山川地貌造就的音乐风格和人们的思想行为。朱仲禄先生在演唱这些歌曲时，声音高亢悠扬、音域宽广，音乐旋律、唱词和演唱中起音、落音、颤音的声韵营造了意境，锤炼的歌词和演唱风格再现出生活的画面感，这让很多群众产生共情共鸣，回味无穷。

朱仲禄先生在演唱这三首民歌时，对作品的定位、品格和价值做出有效合理的判断，将音乐旋律与歌词嵌入了民众的心理，比较全面地掌握了其现实思维中历史、文脉、理念、技法来源和走向。演唱中的含有敏感的切身感性经验和人生体悟，并将听众的生命体验卷入其中，这与特定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人文、历史环境存在着深刻的联系。题材的美学维度，社会的审美意识，贴近民众的生活，再运用为人民歌唱的叙事策略和技巧，让艺术作品成为经典传唱。因此，朱仲禄先生这几首花儿一经唱出，便先声夺人，大行于世。